

原野。雪。

。輯專詩。

但今天，我們必帶戰鞍戰鬥啊
但今天，我們必帶巡邏那沒有走完的路啊
……
在那里，有你的工作和你解開的麵包
在那里，長綠色的土地洋溢自由的笑和歌
……
浴在燦爛的日光下，隨風欲飛
想飛到那和平的理想中去
在那里，意有民主主義，沒有神和主人
在那里，有你的工作和你解開的麵包
在那里，長綠色的土地洋溢自由的笑和歌
……
但今天，我們必帶戰鞍戰鬥啊
但今天，我們必帶巡邏那沒有走完的路啊
……
抖抖身。的雪花
抖抖身。的雪花

步呵！原野的雪在落着……

從冰凍的小路穿出一棵棵赤裸的樹木排在路旁像一羣衰老的乞丐，冷裸地蜷縮着那幾根被北風剝削剩下的槎枿消瘦得怪可憐的，抖顫在灰鉛色的天雲下

人們從路邊走過
拍拍地驚起一一隻烏鴉
盤旋在光禿的樹上，露出訝異的神色
呀呀地叫了叫，鼓着翅飛掉了——
是這樣叫了，一個大冬天
我們和隊伍從那邊回來
皮鞋和紅鐵的馬蹄，發哐哐地
敲着在凍僵的地皮上
原野，荒涼地
北風颯颯地捲着旗尖的紅流蘇
發抖，咆哮的聲音
雪，又開始滑着，落着……

馬拂一拂屁股的尾巴
剛落了許多碎玻璃的冰屑和雪片
那時穿濕的背骨肥大的身軀
不時抖擻一下，搖搖
那金龜的大鼻孔，搖搖
那是眼眉那沾着霜雪的毛鬚一振
發出熱騰騰的白烟氣來
同伴們荷着槍，壓着馬兒走
一只鼻下像蟹脣補掛放過幾年的老料

都凍得遍紅紅的鼻孔下，二道發亮的鼻涕垂下把袖子一擦，已凝結成水晶條子擦掉了。大家搓搓手，呵呵口氣，大家趕路，丫丫丫丫地，凍的那二隻手曾被凍爛的腿，冒層大寒天，望那白茫茫的封鎖在嚴寒底下的雪的原野前進。

前邊呵！同志

今天，我們必需趕到防炮的風在身邊旋舞着雪花，片片地飄落下來像白羽毛似的輕輕落到地上落在丘陵，溝渠，
落在那綠色的軍服上，槍桿上，和行囊上，
偷偷地溜下軍帽緣，
又找從頸間的衣領縫里鑽進去，
爬下人們那熱烘烘的背上，
溶成一團水，
冷辣辣地流下……

走過白登堂的原野
走進小禿禿的山坡
那山坡，像盛滿的白臘似的
一二根矮樹，如小禿禿
暴烈的風在上面搖擺
天空拉低得在樹尖上
伙伴們都蜷着身子，低着頭走
雪花在身邊飛舞
腳下軟軟的，如踏在小禿禿的頭皮
雪把路鋪上，屋瓦氈
但是，好冷的天氣呵

大家冷中走，押着馬匹和轎車，抽一口冷氣，把煙槍和皮帶夾一換，麻木一脚踏過寒雪。

又走過那裏着冰雪的堤岸，那河水，已結成低低的一層薄紙，而且凍結成冰，在乾燥的河床底閃亮像玻璃。像水晶。

像一個僵硬不動的白蛇，人們的脚在水面上走過，像人們的脚在水面上走過。

拖幾戰炮的鐵輪也在水面上滾過
水壓碎了，那平滑的鏡似的水面
清脆地發出破裂的聲音
破碎的水屑在騷動的輪蹄下四濺

一串溱澠的音符，
一串眼淚，
一串綿長的悵境……

是誰給你配上了
命運，憔悴
在歌聲里顫抖？
來，別向那兒去吧！
那兒，
睡熟者的夢中沒有你的名字。

同是向上帝伸出被訴的手，
今天，我應該
也有被訴的份呀。

唱完了- 隻歌
唱完了身世的委屈
流淚的吉卜賽人有多少的辛酸呵！

唉！難離了家，又願奪了歲月
生命的足耳
是那一年給蒙上狼藉的烟塵？
因此，再沒有更美好的日子了！
夢，詩般的青春，
已像雨珠般失在陌生筆箋階前……
儘管星走在落葉那條路吧，
花兒開的並不是你，
你，用頑硬骨頭架起自己的承受
今後，苦難者應會被祝禱的
歌和淚！
更開拓了真實的人生……

夕陽的光輝已經黯淡，
 空谷頭響起幽妻內琴弦，
 斯亞的歌聲，

孩子們和開了門的婦女們聚成一圈，那裏有啼聲啾啾，那裏有哭聲，那裏有笑聲，掩着靑黃的臉，那裏有無神的眼色透着一絲苦笑；顫動的嘴唇發着顫栗的顫栗；顫動的肩膀和頭顱強烈起伏；像山帶着燈焰掙扎熄滅前的一瞬光明，黃昏的鐘頭已亮起昏黃的燈光，來往的行人如鯽，那裏頭的一腳不知何時散去，黃昏的歡聲却像一條微弱的長蛇，沉沒在都市的喧鬧的夜聲之中，燈光照不到的角角，弄調奏的琴絃已經開始無聲……

華泰皮鞋商行

新到大宗美輪軟皮
歡迎定做翻用男鞋
兼製時式摩登皮鞋
薄利多銷諸君光顧

中山路二九六號


 影攝
 好萊塢咖啡廳
 各種茶點 均備齊全
 音樂伴奏 電風琴
 本室專攝藝術人像各港路照
 紀念
 大西區蘭多
 號三五三第

各界士女
 早已公認
 神祖傳
 保濟一牌
 藥廠
 廣州
 承志正
 同志百
 兒科肥
 五疳健
 散
 舊址新
 路頭現
 編新路
 街3號
 一說商農工學樂與疾
 病二深知各界強官龍職
 命三新商界生強官龍職